



(續上期)

「你看！來看你還不好？大過年的哭什麼？來看你還不好？」打頭的回過頭來說。

「婷苑你好？我們到你家吃飯來啦。」我也勉強笑着，心中一陣難過，連我也覺得要哭了。

「吳老二在家嗎？」張德彪問。

「不在，他出門拜年去了。」婷苑遲疑地說。

「沒有關係，我們吃過午飯就走的。你只要把過年的菜，拿出來熱熱，打發我們四個人吃了，就行了。」我笑着進了屋裡。

「大少爺，你這幾年可好？」婷苑愕愕地說。

我點着頭，看着屋子裡面，炕上睡着個孩子，屋裡沒升火。大概是炕底下燒過一把柴火，鬧得滿屋子是烟。炕上兩床破被子，地下兩個破置子，一張破椅子。

「大少爺，我給你拜年了。」婷苑跪下來就給我磕頭。

五年前我回家時，她還在家裡。那時候，她還拿我當孩子。這次就完全不同了，生分了，她把我當小主人看待了。

「唉！現在不時興這個了。」我急忙扶起她來，不料她哭着，不肯起來。

「怎樣？怎樣？」我急忙問，雙手用力的把她拉起來。

「大少爺，我好命苦啊！」她哭得抽抽噎噎的，數說起來：「吳虎不學好，什麼東西都當光賣光了。那有什麼過年的東西呢？我母女兩個，能够活着就不容易了。」

真是可憐，好好的婷苑，今天竟落到這步田地。我們從小在一起，她人長得秀氣，十來歲隨她媽媽到我家，跟我同吃同睡。祖母和母親都待她好，從來沒受過氣，唉！想不到今天落到這步田地。

我拉住她的雙手，回想往年的瑣事。

曾經是多年，每當我受了委曲，害怕，或者半天沒有見到她，立刻會倒進她的懷裡去。從前，我總認為她是大人，什麼事都有辦法。然而今天，她却顯得如此的輕盈嬌小，軟弱可憐。

想到此地，聽到她抽噎的哭聲，我不禁也流下了一顆男兒淚。我從口袋裡拿出十塊洋錢來，放在她手心裡說：

「你把這錢拿去，給我貼幾個餓肚皮！」

那時候，十塊錢算是不少錢，窮人差不多可以過一年了。我說：「因為路面不平靜，我沒敢多帶錢。半個月後，我拜過年到了家，再想辦法來接你。那時候，你想要什麼再告訴我。」

我又拉住她的手說：「要是吳虎真的不成氣，你只要丟下他，可以住到我們家裡來。也許我可以接你到北平去，陪我母親。」

她聽了我的話，又哭起來，又跪下來。我也含着淚，扶起她來。她說：「大少爺，你知道，我每年都在給你燒香。我知道，總有一天，大少爺會來看我，我命好苦啊！」她可憐地，貪空地，看着那十塊錢。

這時候，打頭的在堂屋叫道：「糟了，下雪了，我們走不了啦！」

這正是我所希望的呀！

我們四個人，原來都帶得有被褥。到了晚上，婷苑打掃了東屋，給他們三個人睡。我和她睡在西屋裡，一個睡在炕頭，一個睡在炕腳。

晚上，我一直跟婷苑說話，很久，才稀裡糊塗睡着了。

！我就作起夢來。

好像還是十年前的時候，婷苑帶着我，坐在客廳前花園的石階沿上，腿垂在下面，聽她講故事。大概是吃過午飯後的夏天，大家都在睡午覺。

她歪着頭，在講故事。她總是笑咪咪地歪着頭，一面在欣賞自己的手指甲。那是用一種叫胭脂紅的花瓣，搗碎了，塗在上面，鮮紅紅的，還沒有乾。他噘着嘴說話，嘴唇上也是胭脂紅。

「從前，天也是荒的，地也是荒的，四處流着大水，有九條龍治水，世上的老虎獅子到處吃人。那九條龍一面治水，一面治服野獸，後來就賸下一條龍了，就是真龍天子。」

「現在是民國，沒有皇帝了。」我怯生生的插嘴說。

「我知道，人家說的從前時候嘛！」她聽我插嘴，不高興地端詳着她的紅指甲，咧着嘴說：

「有一天，天會塌下來，地會陷下去，天塌地陷，世界就完了。天塌下來，把人壓死了，地陷下去，人就掉下去，好深噢！掉多少天掉不到底，地底下都是人。」她不知道那裡學來的這一套鬼話。

雖然是夏天，我背心一陣冷，就嚇得緊緊裹着她。停一下，她又說：

「有一天，我出嫁了，八人抬的紅呢大轎，送親的，娶親的，排有十里地長。吹喇叭的吹的烏里烏里拉，放鞭砲的，從家門口上轎起，一直放到男家門口，你知道男家有多少地？」

「多少地？」我傻愣愣地看着她，要哭出來了。

「一頃，不，兩頃地，整整十頃地！吃吃不完，穿也穿不完。」

「我不要你嫁，我不要你嫁！」我實在忍不住了，站起來，又着腰氣呼呼地看着她，眼淚汪汪地叫道。

她左右歪着腦袋，細縫着眼睛，把嘴撇成兩邊翹，滿不在意地，指着門口說：「你看，娶親的都來了。」

是誰放了一槍，蓬地一响，人聲就吵鬧起來。我一下掀開被窩，手摸到枕頭底下的四點五，口裡說：「怎麼着？怎麼着？」人還是迷迷糊糊的。

「狗雜種，敢到爺爺這裡來顯眼！」這是張德彪的聲音。東屋裡一陣亂，人都下了地，開門的聲音。

「什麼事，表爺？」我喊着問。
「這一槍把您給驚醒了罷？嚇着了沒有？」打頭的開了堂屋的大門，往院子裡走。

「究竟怎麼回事？」我說。

「張德彪從窗子裡，看到一個人影，從房上下來，要撬你屋裡的窗子，他就放了一槍。」打頭的說。又補了一句，自言自語的：「大概是沒打着。」

這時候，外面雪光照着很亮，我看了看表，正十二點鐘。

「雪停了沒有？」我問。

「停了，」張德彪也到了院子裡，四面看看說：「嘿！這一槍打飛了，什麼也沒打着。」

「是不是你作夢！」李有功也說了話。

「一點不錯，我看到一個人。」張德彪分辯着。他們又囁咕了一陣子，還是進屋睡了。

忽然聽到啜泣聲，才想起婷苑，原來她披着衣服坐着呢。「怎樣？」我慌忙過去問她，她只是低聲的哭。

小聲的安慰：「你哭什麼？別害怕，有我在這裡。」我一把就把她擦進了我的被窩。

「這是吳虎。」她的聲音有點發抖。

我才恍然大悟，原來吳虎當了土匪，白天不敢進家門，半夜回來，又怕叫門，就爬窗子。

「你拾掇拾掇，就去找我家，陪老太太去吧！事到如今，你就不必管他了。我另外給妳找婆家，要不然，我養活你一輩子，吳虎不會有好結果的。」

她哭泣着點頭，小聲說：「我願意跟你一輩子。」

四

天亮了，雪不下了，仍然是大太陽。我們一早起身，不到中午，就到了二姑母家，住宿一夜。

第二天，再向西北走，準備到遵化城，外婆家裡去。約摸十點多鐘，車在野地裡走着。

田野間還是一片白，所謂「下雪不冷化雪冷」。頭一天的雪，正在化雪，從北邊長城吹過來的寒風，真是刺骨凜冽。好冷啊！我打開被褥，人就睡在車裡頭。

「這麼冷的天，還有人上墳？」打頭的跨在車沿上說。

我猛然想起，就在車裡問：「是不是快要到魏家墳了？」魏家墳是我岳父家的墳地，他家有錢，墳地特別大，種滿了松柏，很是氣派。他家在魏家莊，離墳地有二里多路，我因有退婚的打算，不準備去拜年。

「正是魏家墳。」

打頭的回答。

「這天氣真有人上墳？」

「大概是，正好背着我們，樹多墳高，連人都擋得住，不敢斷定。」

我心裡不自在，怕遇見熟人，不好辦。

「嘿！這麼冷天，有人騎馬，怕不冷掉鼻子！」李有功在車後頭走，他大概看到後面有人騎馬。

我真想起來看着，懶得動，又算了。

「嘿！墳後頭出來個紅姑娘，背轉手兒，想是等着咱們哪！」張德彪興奮地，像是開玩笑似的說。

我忍不住了，掀着棉簾子往外望。可不是，等走近了，真是一個二十多歲，穿着大紅皮襖，很漂亮的女兒，瞧着我們哪。

這麼一個人，這種裝束，真像是等我們的。這又是什麼路道啊？我心裡想着。

「呔！」等走近了，那姑娘忽然大喝一聲，從背後拿出支馬槍來，對着我們，怪不得她背着手呢？

「姓吳的小子，給你姑娘出來吧！」

我們大家都愣了，竟是指着我喊的，這算什麼名堂？打頭的把車停了，張李二人正好走在左邊，全暴露在那姑娘槍底下。大家雖然愣了，心想她是個姑娘，倒也不怎麼怕她。

「喂！你這位大姑娘，這是鬧的那門子的事兒？」打頭的說。



你先把這點錢拿去，以後我再給你想法子。

「那門子也不那門子，我要綁吳振宇的票，快點出來吧！」她點着槍，大模大樣的說，可真像個老江湖。

大家半天不講話，心想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兒，一個姑娘就能綁我們嗎？可是她手裡端着槍呢。

「怎麼樣？妹子，那姓吳的不出來！」她偏着頭，對墳後頭說。

「啊呀！原來墳後頭還藏着人哪。這麼大冷天，也虧得他們的。」

嚇！又出來位姑娘，打扮得一模一樣，可是長得更年輕，更漂亮。模樣兒還真不錯。我細一看，好像認識，大大的眼睛，蘋果似的臉蛋凍的通紅，身體長得靈巧巧巧的。我心想，叫這兩個女的給綁了票，可真是個樂子。

「姓吳的，你就滾出來罷！」她也杏眼圓睜的喝起來。掏出枝長長的手槍，指點着說：「你要是不好好的滾出車來，我就對車上一陣亂打，打死了，你可別怪我。」

看起來，這個更不客氣，但我總覺得有點兒不對勁。

「你們兩個放下槍吧！我在車裡頭，槍可對着你們！」我在車裡，也大聲喊道。

忽然「兵」的一聲，後面槍响，味的穿過車篷。我的槍幾乎走火。

「老鄉們，不要動，別想拿槍，老爺子在後頭，等着你們哪！」

潑啦啦，一陣馬蹄聲，原來後面騎馬的趕上來啦！大概是張李二人想掏槍，那騎馬的放了一槍嚇唬我們。

我掉過頭來，扒着後面棉簾縫向後看，嚇！竟是天津火車上的那個黑大個子，正端着槍，比着張李二人。噯！這時候，我恍然大悟，這些人是有計畫的對付我們啊！

「你也放下槍吧！我在車裡，槍也對着你哪！」我厲聲喊。

他不動，大家都不動。

「大老爺！怎麼辦？那些墳後頭，還有人藏着哪！我看，我們被包圍了。」李有功靠着車子近，他反而問起我來。

情況很緊張，戰火一觸即發。

「你們是武爺那邊的嗎？我是福德堂的老大呀！」我想也許他們是吳武爺那邊的，無可奈何的喊一喊。

「嘿！嘿！嘿！」那小姑娘一聲冷笑，真像那麼回事。「我知道你是吳振宇王八羔子，給我滾出來吧！給你姑娘磕三個响頭，咱饒你狗命。」她喊。

這一下子，把我惹火了。千不該，萬不該，不該沉不住氣。然而，那時候，在那種情況之下，我少年氣盛，仗着財主的聲勢，自己有點兒本事，誰能受得了這種狗氣。我大喊：

「拔槍拚了，咱爺兒們不能丟人。」

我把快槍丟出去，給了打頭的，他老人家雖然六十多歲，一個筋斗翻下車去，槍就上了膛。

我照着黑大個子手上，就是一槍。踢開後簾子，一個臥倒，撲撲，下地一

滾，就滾到車溝裡。

那兩個姑娘好快，一個倒跟頭，竟翻回墳後頭去。

一時槍聲大作，那拉車的騾子受了驚，拉拖着車，直奔前方跑下去了。打了一陣子，停了。

「大老爺！咱們投降吧！人家在墳後頭，我們在明處，我們打不着人家。人家是手下留情的，不然咱們老早完了！大老爺，別打了，這裡面有文章。」

打頭的喘息着說，他這時也滾到溝裡來了。

我四邊一看，張李二人因為地勢高，都傷了。老李連槍都沒拔出來，臂膊上就掛了彩。黑大個子躺在那裡不動，馬已經跑得無影無蹤了。

我度量地勢，嘆息一聲，想不到初出茅廬，就栽了跟頭。聽這槍聲，他們墳後頭，起碼還窩着五、六個人哪！

「投降吧，怎麼樣？」那邊小姑娘喊。

我咬牙切齒，恨不得殺了她。

「我們降了，別打了！」打頭的看我一眼，衝着那邊喊。

「把槍甩出來！」

我心裡頭罵着，一面還是把四點五甩得老遠的。打頭的也把槍甩了，張李二人也是一樣。

那邊人站出來了，原來真是有六個人，還有兩個在我們旁邊。除了兩個姑娘外，其餘都是男的。奇怪的是，那些男人的相貌並不兇惡，而且看着我，很不好意思的樣子，像是作錯了事一般。我心中一時猜測不透。

「你走過來，到姑娘這邊來。」那姑娘指着前面雪地對我說。

我只好走過去。

「你給我跪下，磕三個頭，姑娘饒了你。」小姑娘說。

這真是難堪，我回頭看着打頭的，兩個人對望一陣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打頭的向前幾步，衝着小姑娘一拱手。

「二位姑娘，我們明說好不好，有什麼地方，福德堂對不起二位的嗎？」那小姑娘杏眼圓睜，柳眉倒豎，不說話。那些人過去，扶起那三個受傷的去了。

「什麼原因也沒有，我就是叫他磕頭！」小姑娘停一下，惡狠狠地說。這個小姑娘，長得這麼漂亮，性子這樣烈。看這樣子，就是她一個人跟我過不去。

我猶豫着。

「磕不磕？姑娘宰了你！」小姑娘拿槍比着我，眼睛瞪成雞蛋大。

「磕吧！磕吧！」那大姑娘攔着。「妹子，別急，咱們一定叫他磕。」我跪下去，衝着那小姑娘。

「唉！這不結了，早就這樣何必傷三個人呢？」大姑娘說着又笑了。「認個錯，別退婚，何至於有這場子事。」

啊呀！原來是這麼回事，怪不得我看那小姑娘有點面熟呢。原來她就是

那末過門的媳婦兒啊！就爲了我要退婚，她才從天津算計着跟到這裡。我雖然看過她的像片，今天跟本人見面，才知道她好漂亮啊。可是，我豈能給我媳婦兒磕頭？

「叭」地一聲，我裝着拱手的當兒，袖子一甩，打落她的手槍。搶上去，一把抱着她，叫她對着衆人的面。我背靠着墳，懷裡掏出「白郎寧」，厲聲喊道：「你們統統把槍甩了，統統給我跪下！王八蛋！不然我斃了你們姑娘。」大家都愕了。

打頭的說：「好了，好了。大家繳槍吧！原來是自己人，這是你們姑爺。噯！鬧了這麼大的事，這是怎麼說呢？」

大家被打頭的一說，都嚇傻了，知道鬧了禍，一個個乖乖地都扔了槍。

「好吧！就算你們贏了，別難爲我們妹子。」大姑娘說。

「你是什麼東西？」我指着大姑娘問。

「我……我是她乾姐姐。」我說話難聽，她的臉色，也變了。

「噢！原來你們就是那羣跑馬賣解的。」我惡狠狠地說，她紅了臉。

「好哇！殺人償命，我帶的兩個人，居然叫你們傷了，我也要殺你這個乾姐姐看看。八成兒這都是你策畫的。在天津車站上，你們就計算上了我！」我拿槍比着一顆樹「叭」的一聲，就打出一發子彈去，回頭又比着那大姑娘。

「大少爺，這可使不得，不能再傷人了。」打頭的連忙攔着我，就嗚呼那姑娘：「還不給少爺跪下！」

那大姑娘就真的給我跪下了，打頭的說：「大少爺，殺人不過頭點地，你就饒了他們吧！」又笑着說：「真個的，您也鬆鬆手，沒過門的媳婦兒，總這麼攔着，可不大好看哪！」

我鬆了手，小姑娘低下頭。我記得她名字叫雪茵。

「叫她給我跪下，我就饒了他們。」我指着雪茵說。

現在只有我手中有槍，我是得理不讓人，打頭的看着雪茵，陪笑着對我說：

「當着這麼多人不好看，將來過了門，愛怎麼跪就怎麼跪，也沒人管了。」

「什麼過門，我老早不要她了。」我說。這句話不得了，惹火了。她今天打劫我，

原因就是因爲我要退婚。實際上，今天一見到



你給我跪下，磕三個頭，姑娘饒了你。

她這麼漂亮，這麼可愛，我早已經是千肯萬肯了，恨不得馬上成婚才好。但那時候，我非常任性，竟言不由衷的說了上面的話。

「你殺吧！你殺吧！姑奶奶給你跪下，今生休想！你殺！你殺！」她叫起來，當着這麼多人的面，今天這個頭算是栽大了。「姓吳的，你今天不殺我不算人。你殺呀！」她眼睛迸出眼淚，向我面前湊過來。

我一時下不了台，咬着牙，比了比槍。

「噯噯噯！大少爺，您這是幹什麼？千萬不可，千萬別打了，我給您跪下來，替少奶奶求個情。」打頭的慌忙說，就勢要跪下來。

我急忙扶起他來，趁勢下台，說：「表爺，您請起！好，我就衝着您，不打了，還是叫她磕個頭，認個錯兒吧！」

但是她反而不得了，像瘋了一樣，到處找槍。

「姓吳的，你今天不殺我，你不是人！我父母養的。我和你拚了，你不殺我，我就殺你！」

大姑娘一把抱着她，勸說：「妹子，別吵，我們好好跟他談談。」

「不行，不行，誰攔我，我殺誰。今天非跟他拚了不可。他不要我？我也不要他哪！今天我死在他面前。」

這時候，打頭的也勸上了，正在不可開交的時候。猛然那邊奔過來一個騎馬的，一邊跑一邊大喊：「別打！別打！老爺來了。」

等這個人奔過來，滾鞍下馬，就勢給我請了個安：

「大少爺，你過年好，魏保給您拜年了。」

魏保是魏家的多年老人家，每年都是他到我家來送年禮，因爲我們和魏家，是親上加親。他這幾年送禮送到北平來，來時總要談一陣子，所以我認得他。

「你好，在野外，見面就是拜年了。」我扶起他來。

魏保四面看了看，對雪茵說：「四小姐，老爺聽說了，氣得不得了。他一找天津來的人們，全不見了，就知道要出事，大罵我們。又聽見槍响，就急了，先叫我趕來，老爺這就套車來。傷了什麼人沒有？」

「傷了三個人！」有人回答。

——未完——下期續——